



西
林玉露
人集上



余爲臨川郡從事。逾年考舉粗足。侍御史葉大有忽劾余罷官。臨汝書院堂長黃景亮曰。鶴林縱未通金閨之籍。殆將增玉露之編乎。余謝不敢當也。還山數

月丙編遂成三十一又十一峇宋淳祐壬子廬陵羅大經景綸

人集傳 訖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人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卷之一

真正英雄

大悲閣記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竊酒

高宗眷紫巖

病柵詩

遮莫

花

蘧伯玉

三谿詩詞

擯柳

曲端

識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穀道禽獸

象山棋

漢文帝葬

臨終不亂

籠鳥水萍

文章

尹少稷

陳湯論

飛吟亭詩

西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黃綿襖

堂食

卷之二

論事任事

告命

方士傳

三足記

不談風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體

辛卯火

斬王夫人

少陵可殺

姜白石

玉山知舉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罰却倚子

諸侯藩鎮

無官御史

邵蔡數學

松竹句

諸葛成何事

憂樂

大字成犬

卷之三

聖賢豪傑

婺州鷹巢

茶餅湯候

吾無隱乎爾

蝗

曹操冢

半兩錢

五下
觀山水

占兩

建炎登極

江西詩文

以俗為雅

浸假

伊尹墓

樂天對酒詩

拙句

容齋奉使

九為究

靜坐

落梅詩

受禪赦文

文煩簡有當

古人無忌諱

玉牒

使人見留

四蟲

諸賢氣象

心思

謝肉牒

卷之四

蔡攸辭酒

酒有和勁

物產不常

以德報怨

中興和戎

志士死飢寒

儒釋罪人

氣之先見

山靜日長

日本國僧

杜陵論孔明

龍洲詩聯

圓覺

淳熙盛事

張子房

東西

誠齋夫人

卷之五

讀書

蘓黃遷謫

薦呂臣

張林語

阿附

猫犬

南中岩洞

傳公謀詞

冬狩行

舉事輕捷

周文陸詩

范雲

買青櫃

犬二及

茲湖詩

揚存中逐吏

淵明詠雪

不忘山林

不知心

懶婦

陸氏義門

多景樓詩

梅溪二瑞

胡忠簡上書

廣右丁錢

元載

卷之六

光堯福德

文章性理

花卿歌

杜陳詩

六
騎牛詩

東齋李鄭

七
方寸地

繪事

除目損

縷葱絲

士修於家

用兵吉兆

詩不拘韻

尤揚雅詭

韓平原

奔大夫

李杜

交情世態

山居上梁文

聽讒詩

畫馬

風水

南軒辨梅溪語

道不遠人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畢

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烏凡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室孔子恂々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
却萊夷隨三都誅少正外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
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
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
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鬪善頗覆者則
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
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

節解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
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
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大悲閣記

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
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
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

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剗。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東坡之論明暢。大槩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九百九十九。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尊足即

此性也。僧得正此意，佛本於老莊。於此尤信。孝宗皇帝喜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賀生辰，使來以千手眼、白玉觀音為壽。蓋寓相諛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慙。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余嘗即吾儒之說，推之。人主以一身立乎巍々之上，以一心運乎茫茫之中，不出

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無見也。而無所不見，高拱穆清，若無為也。而無所不為。自九族睦，百土時，極而至於兆民安，萬物育，四夷來，天地兩間，裁成參贊，無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

滙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卷管弄晴。菱歌泛夜。嬉人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赤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

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々煙柳拂宮牆。宮殿無入春晝長。

○落英

楚詞云。食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

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真為香。以擾為馴。以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無。以落為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也

○高宗眷紫岩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拭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二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父失所恃。上愀然。父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

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
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嗚呼君臣
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悔
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
殆不然也

○病栲詩

十五

杜陵病栲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上古
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

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兼金露般鼎最下
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
當重任力綿才腐凜々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
中上水遣懷詩曰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歌謳
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
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歎舟人操舟尚有妙手
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蓋方天寶間杜陵少
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

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題
 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
 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
 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
 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
 此病拊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益
 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

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
 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
 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
 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
 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如晨星則知其國
 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
 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
 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

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
不使劉陳二忠肅整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
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鷄下五更言鬢
如墊鶴已拚老矣儘教隣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
復惜也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
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
號狀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
退而爾汝者多矣

○蓮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轉至闕而止過闕
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蓮伯玉
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

列女傳三十一

鶴林玉露

卷十三

九

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々信節，不為冥々愔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心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

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泆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々愔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泆，靈公因南子之

言固宜識伯玉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
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著句先自多
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
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隨隨塵土人世事物無援
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

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窓媚嫵但春到兒家庭戶
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
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
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
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
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宮是也此詞前闕蓋祖
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
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一盃

零落酒風雨。餒盡征袍單。側立巖。放面鐵色楚客
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入聲。自是江頭渚花發。
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
識事。盡情呼入青風煙。壯士未握邊頭槊。頭如
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嗚
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巖蓋摸擬少陵
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
食。久之亦能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
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
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
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
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
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
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

范旂叟曰子可謂擯柳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擯柳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直味嚴正而有餘其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宜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

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再入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旂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拊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議高庶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旂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

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者簪食蟪蛄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心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埭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

子孟序說鈔

隼翔於雲霄月而條鏃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道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音監

於美醜以支切七道非善芴落筍六獸麋鹿熊
 麋野豕兔野者為獸六禽鴈鶉鴉雉鳩五藥草
 木蟲石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
 碁工曰官人日々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
 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
 室中卧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

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
 第一手碁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
 得其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
 人如此其子姪每喜令其著碁嘗與包敏道書云
 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上
 近旬日碁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
 精神之盛衰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愈愚曰六雜錄中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倏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々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々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

通載六厘

五雜組八三六

禮記一在傳哀卒五年

隨釋

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箒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靖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歎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

古文三下
濟北廿七下
下字集序

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
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
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枝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
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
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
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

文見光見

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
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穷言行有法又
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典當與實歷
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
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
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

公曰其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父之益公每舉似以為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無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

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切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曰洞賓唐進士也謫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

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見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頌。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席。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

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

不許容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レ。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揚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之藥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貽變稔禍。必有出於女龍之外者矣。是不可不

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勤有三益

自木彛繡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於乙編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二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心受其飢。一婦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其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

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綿袍煖一身。木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木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聽日食四千。至秦會

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人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臺諫侍從方襲

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
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
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
難成。迨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
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
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
至如歐陽脩。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
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

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
墮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
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
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鑪有耳之說始。趙
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雲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
於孟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
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城之時。則權
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
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乃張方平之遺論也
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
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
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
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等
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

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
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
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
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
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
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辨之愈激此則歐公
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
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

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唯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辨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誣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採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陛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為尊錦標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絲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木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標錦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下品之極也官掖之嚴帝姬之親

太略七等鐫犀為軸。瑠玉以為龍告身。五綵絲囊。標首純紅。而繪如瑠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為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如寢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迹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粉鍍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廷之繫。惟白金耳。侍

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也。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

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效宥以欺衆行妖
 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
 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
 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
 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
 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
 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
 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
 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
 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
 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齊
 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瘁痾疾痛舉

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
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
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
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犢之日即出臺
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
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
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
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内命吏取按犢來處

獨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毋訴其子者此關
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
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
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
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
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幟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
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
漫收之若書一考而其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

然亦聊見其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
 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
 長官招僚屬一盃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
 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盃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
 不以為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
 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
 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蟹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
 時所謂膳食若荆州之鱖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
 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美羊
 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
 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
 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事固以嚴濟然禮

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
 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
 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
 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及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
 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
 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々合体故也如

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
 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
 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
 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
 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
 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
 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
 也曾子固之古雅蘓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

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々合休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

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大庖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愈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師乃滿樹也人言籍々迄不免責

○蘄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
 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齶々然驚駭亟走
 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徃復視之乃一卒也因
 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
 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上夜盡歡深
 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為中
 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术於黃天蕩
 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道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

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
 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
 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恠
 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
 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
 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

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矣。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
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蘓臺柳曾
與吳王掃落花揚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
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
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
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

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
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
誰當第十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
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
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
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
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斲無繳駁任稱
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

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太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昏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曲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二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

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二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日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二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

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
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負女也殯于此十年矣
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夕
夢一女字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
相告此法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
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
其言果叨前列迨已徃寺中葬其女矣玉山敬嘆
此事馮此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

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
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索龍至於場
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知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
一念出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
之矣彼欲自欺於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
感之甚著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

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曰皆當理令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接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接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啜對曰無事可做

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

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
ルフホトト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
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
回易使謁戎主餽以綾錦奇玩為具招其貴近珍
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
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
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渥問能再往
乎對曰此戲幻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

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幾
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塔花影之下而
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
呂管為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
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
界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
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勿踐以四封之內外付
種彘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

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切觀其一生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荷餘官則各以交床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即徠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諸侯蕃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原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

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
齋亭榭簾幘競爲靡麗每ニ會飲黃白錯落非頭
陀寺タケミ此矣國有大事鯁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
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ルニテ今偉節相望近世
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
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其清苦如老頭陀
乃能摠鯁亮如真御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
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而
因數明理復有二蔡西山出焉昔孔子孟教人言理
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
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
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
也其功亦不細矣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
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蒲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

三體詩上
七
鈔之四
三
詩格十三
初

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嗚呼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十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傳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

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此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
溫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
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
曾子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
草弄月吟風望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是

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十
切榮辱得喪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
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
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
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
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
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盃觀影
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履春風泥飲田父樂

矣而有眉擗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
惟賢者而後有真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
而忘

○大字成天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
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
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
犬余謂大之信々不遇吠非其主耳是有切於主

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
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
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為伍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